

阿廖娜的童話

德·馬明——西比利雅克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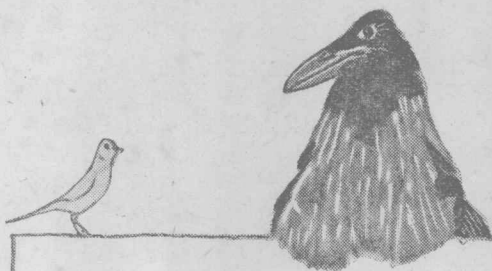
兒童讀物出版社



I 512.88

3

654.2
2132/2



德·馬明—西比利雅克

阿廖娜的童話

黃衣青譯

葉·臘喬夫畫



兒童讀物出版社

Д. Мамин—Сибиряк

АЛЁНУШКИНЫ СКАЗКИ

Детгиз 1951

書號：譯 2003 28 開本 24 千字 定價 2,000 元

阿廖娜的童話（中）

著者	德·馬明——西比利雅克
譯者	黃衣青
繪圖者	葉·臘喬
裝幀者	馬如瑾
出版者	兒童讀物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一廠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
1954年7月初版 印數1—1712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陸號

目 錄

開場白·····	二
麻雀、鱸魚和快樂的掃烟囪工人雅沙·····	三
長嘴蚊蟲和短尾巴的蓬毛熊·····	一五
長耳、斜眼、短尾的勇敢小兔子·····	二四
黑頭烏鴉和黃毛金絲雀·····	三〇
睡吧，睡吧，睡吧·····	四五

開場白

睡吧，睡吧，睡吧……

阿廖娜一隻眼睛睡了，另外一隻眼睛看着；阿廖娜的一隻耳朵睡了，另外一隻耳朵聽着。

睡吧，阿廖娜，睡吧，漂亮的小姑娘，爸爸就來講故事。西伯利亞的貓咪瓦西卡、毛茸茸的鄉下小狗波斯托伊柯、小灰鼠、火爐後邊的蟋蟀、籠子裏的花白頭翁、愛鬧事的公雞：牠們好像都到這兒來啦。

睡吧，阿廖娜，馬上就要講故事了。你看，高高的月亮照到窗裏來了；你看，斜眼兔子穿着靴子一拐一拐地來了；狼眼睛也放起黃光來了；狗熊米斯卡在吮吸牠的爪子了。老麻雀飛到窗子跟前，用尖嘴敲着玻璃在問：快了嗎？大家都來啦，都集合啦，大家都等着聽阿廖娜的故事啦。

阿廖娜一隻眼睛睡了，另外一隻眼睛看着；阿廖娜的一隻耳朵睡了，另外一隻耳朵聽着。

睡吧，睡吧，睡吧……

麻雀、鱸魚和快樂的掃烟囱工人雅沙

一

麻雀和鱸魚結成了很好的朋友。夏天，麻雀每天飛到河邊來，喊着：

「喂，老兄，你好呀！……身體好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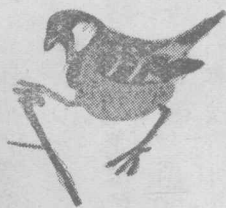
「還好，還可以，」鱸魚回答說，「到我這裏來玩玩吧。老兄，在我這裏，深的地方真好……這裏水是靜靜的，各種各樣的水草要多少有多少。我可以請你吃青蛙卵，吃小蛆蟲和水蟲……」

「謝謝你，老兄！我倒很高興到你這裏來作客，可是我怕水。還是你飛到屋頂，上我家去的好……我呢，老兄，要拿小果子來請你吃，我有整整一個花園，並且我們還可以搞些麵包皮、燕麥、糖、活的小蚊蟲。你不是喜歡吃糖嗎？」

「糖是怎樣的？」

「那麼白白的……」

「像我們河裏的圓卵石那樣的嗎？」



「對啦。放到嘴裏，是甜甜的。你的圓卵石可不能吃。我們馬上飛上屋頂去吧？」

「不，我不會飛，並且我在空氣裏會悶死。還是一塊兒在水裏游的好。我可以把一切東西都指給你看……」

麻雀試試看走進水去——水先沒到牠的膝蓋，再下去就害怕了。這樣會淹死的！麻雀喝些很清的河水，天熱的日子，到淺水的地方洗一下澡，洗洗羽毛，又重新飛回屋頂。牠們總算和睦地生活在一起，並且喜歡談論各種各樣的事。

「怎麼你老是在水裏不覺得討厭呢？」麻雀常常因此感到奇怪。「水裏潮濕，還會着涼呢……」

鱸魚反過來也很驚奇地問：

「老兄，你老是飛着不覺得討厭嗎？太陽底下多麼熱；還會悶死呢。在這裏總是涼快的。你愛怎麼游就怎麼游。夏天大家都到我這裏來洗澡，不是嗎……可是有誰會到你那屋頂上去呢？」

「怎麼會沒有人來，老兄！……我有一個好朋友掃烟囱工人雅沙。他常常到我這裏來玩的……是一個那麼快活的掃烟囱工人，總是唱着歌兒。他掃着烟

肉，就唱起歌來了。當他坐在屋脊上休息時，掏出一塊麵包吃着，我就揀麵包屑。我們在一起很要好。本來我也是愛尋找快樂的。」

說起這兩個朋友的煩惱，差不多是一樣的。譬如說冬天吧。可憐的麻雀凍得多厲害！嘿，多麼冷的日子啊！好像所有的生物都要凍死了。麻雀凍得羽毛都豎起來，把腳踏在身體下面坐着。只有一條活命的路，那就是鑽到烟囱裏面找一個地方，稍稍暖和一下。可是那裏也一樣糟糕。

有一次麻雀幾乎死在牠的最好的朋友掃烟囱工人的手裏。掃烟囱工人走來把他的一個繫着抹布的鐵錘，放進烟囱裏去，幾乎把麻雀的腦袋打破了。牠滿身煤烟，比掃烟囱的工人還骯髒，從烟囱裏跳出來，立刻大聲叫罵：

「雅沙，你這是幹什麼呀？你要知道，這樣會打死我呢……」

「可是我怎麼會知道你在烟囱裏？」

「你以後要留心些……如果我用鐵錘砸你的腦瓜，這難道好受嗎？」

鱸魚在冬天也過得不愉快。牠在水裏鑽得更深，在那

裏整天打瞌睡。那裏又黑又冷，所以不想動彈。當麻雀招呼牠的時候，牠偶然游到冰孔邊來。麻雀飛到冰孔邊喝水，喊着：





「喂，鱸魚，你活着嗎？」

「活着……」鱸魚用懶洋洋的聲音回答說。「不過總是想睡覺。總之很糟糕。我們那裏大家都在睡覺。」

「我們那兒並不比你這兒好，老兄。有什麼辦法，只好忍耐……哎呀，那麼厲害的風！……老兄，在那

裏睡都睡不着……我老是用一隻腳跳着取暖。

可是人們看見了就说：『看呀，多快活的小麻雀！』呀，但希望能够等到暖和的天氣就好啦！可是老兄，你又想去睡覺了嗎？……」

可是到了夏天，又有夏天的不愉快的事情。有一次鵝鴈把麻雀一趕趕了兩里，牠好容易才躲到河邊的菅草裏去。

「嘿，總算活着溜走了！」牠上氣不接下氣地向鱸魚訴苦。「真是個強盜！……險些給牠抓住，要我一命嗚呼。」

「那傢伙像我們這裏的梭魚，」鱸魚安慰牠說。「我最近

也幾乎落進了牠的嘴裏。牠像閃電一樣向我撲過來。我和別的魚一起游着，以爲水裏浮着一片木片，可是這木片却向我撲過來了……只是這些梭魚活着幹什麼的？我覺得奇怪，也沒有法子弄明白。……」

「我也是……你知道，我以爲鵠鷹以前是梭魚，梭魚以前是鵠鷹。總而言之，都是強盜。」

二

不錯，麻雀和鱸魚一直這樣地生活着，冬天挨凍，夏天快活。快樂的掃烟囱工人雅沙掃乾淨他的烟囱就唱唱歌曲。各有各的事，各有各的快樂和苦惱。

夏天有一次，掃烟囱工人做完了他的工作，便到河邊去洗他身上的烟渣。

他一邊走，一邊吹口哨，突然他聽見了可怕的喧鬧聲。是發生了什麼事嗎？許多鳥在河上面飛翔：野鴨呀，野鵝呀，燕子呀，山鵲呀，烏鴉呀，鴿子呀，牠們都在嚷着，叫着，哈哈地笑着——一點也聽不清楚。

「喂，你們是怎麼回事？」掃烟囱工人喊了一聲。

「是這麼回事……」伶俐的山雀吱吱地叫着說。「真好笑，真好笑！……你來瞧，我們的麻雀在幹什麼……簡直發瘋了。」

山雀用尖銳的聲音笑着，擺動了一下尾巴，在河上盤旋着。

掃烟囱工人走近河邊的時候，麻雀就向他飛過來。麻雀的那副樣子就有些怕人：張着嘴，眼裏冒着怒火，全身的羽毛倒豎着。

「喂，麻雀老兄，你這麼鬧幹什麼呀？」掃烟囱工人問。

「不，我要讓牠瞧瞧我的厲害！……」麻雀氣得喘息地喊。「牠還不知道我是誰。該死的鱸魚，我要讓牠瞧瞧我的厲害！那牠就會明白我，這強盜……」

「別聽牠的！」鱸魚冒出水來向掃烟囱工人喊，「牠全是胡說。」

「我胡說？！」麻雀嚷着。「蛆蟲是誰找到的？我胡說？！那樣肥的蛆蟲！我在岸上把牠挖出來的……花了多少勞動……我捉到了牠，就拖回家去，回到我的窠裏去。我有家……我應該帶吃食回去……我剛才啣着蛆蟲飛到河上面，可是這該死的鱸魚——希望梭魚把牠吞掉！——就喊『鵠鷹來了！』我嚇得一叫，蛆蟲就掉到水裏去了，於是鱸魚就把牠吞掉了……這叫做胡說嗎？！可是鵠鷹連影子也沒有……」

「這有什麼關係，我是開玩笑呀，」鱸魚聲明說，「蛆蟲的確很好吃。」

鱸魚的四周聚集了所有的魚：鱒魚，鯽魚，鱸魚，小魚，牠



們都在聽着、笑着。不錯，鱸魚對牠的老朋友開了個巧妙的玩笑！更可笑的是麻雀竟跟牠打起架來了。這麼飛過來，這麼飛過來，可是怎麼也抓不到。

「讓蛆蟲把你噎死！」

麻雀罵着，「我另外再挖……真叫我生氣，鱸魚欺騙了我，還要譏笑我，虧我還招呼過牠到我的屋頂上去呢……真够朋友，沒有話可說！這裏掃烟囱工人雅沙也會說……我和他很要好地在一起，有時甚至一道吃東西：他吃着，吃着，我揀他的麵包屑。」

「等一下，朋友們，這件事需要評判一下，」掃烟囱工人宣佈說，「不過先讓我洗好了。我公平地來評判你們的事。麻雀，你現在稍微安安心心……」

「我幹的對，我有什麼不安心！」麻雀大叫着。「只是我要給點厲害叫鱸魚看看，牠竟敢跟我開玩笑……」

掃烟囱工人在岸邊坐下來，把他的一小包飯食放在旁邊的小石頭上，洗過



了手臉說：

「好呀，朋友們，現在我們來評判了……你，鱸魚，是一條魚，還有你，麻雀，是一隻鳥。我說得對嗎？」

「對！對！」那些鳥和魚齊聲喊。

「我們再說下去！魚應該住在水裏，鳥應該住在空中。這樣說對嗎？好了……蛆蟲呢，譬如說，是住在土裏的。好吧。現在大家瞧……」

掃烟囱工人解開他的小包，把一塊黑麥麵包放在石頭上說：

「現在請看：這是什麼東西？這是麵包。是我掙得來的，所以我就吃掉它；我吃它，也喝些水，不錯！這就是說，我吃飯，同時並沒有欺負誰。魚和鳥也是想吃東西的……你們也有你們的食物。爲什麼要吵架呢？麻雀挖出了蛆蟲，可見是牠掙到的，可見蛆蟲是牠的……」

「對不起，叔叔……」鳥羣裏發出了細微的聲音。

鳥讓開了路，讓一隻山鵲走到前面來，牠用牠的細小的腿直走到掃烟囱工人的跟前。

「叔叔，這話不對。」

「怎麼不對？」

「要知道那蛆蟲本來是我找到的……您問問野鴨，牠們都看見的。是我找到牠的，可是麻雀飛來就偷走了。」

掃烟囱工人莫明其妙。原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

「怎麼會這樣呢！……」他聚精會神地自言自語地說。「喂，麻雀，你真的爲什麼要欺騙人？」

「這不是我說謊，是山鵲說謊。牠和鴨子們商量好了的……」

「這話有些靠不住，老弟……哼……是的！當然囉，蛆蟲不算什麼；可是偷竊是不好的。我說的是不是？而且……」

「對呀！對呀！」大家又齊聲喊。「不過你總得把鱸魚和麻雀評判個誰是誰非！牠們誰對？兩個吵鬧，兩個打架，把大家都鬧得不安。」

「誰對？噯，你們呀，鱸魚和麻雀，都是淘氣鬼！真是淘氣鬼。我要罰你們兩個，給大家做榜樣……現在，趕快講和，立刻講和！」

「對呀！」大家齊聲喊。「希望牠們講和……」

「對於那個花氣力掘得蛆蟲的山鵲，我要拿麵包屑來喂牠，」掃烟囱工人決定了說。「這麼大家就會滿意了……」

「好得很！」大家又叫喊了一聲。

片很重，麻雀不能夠帶着牠飛遠。
大大小小的鳥兒都向小偷撲過去。



掃烟囪工人已
經伸手要拿麵包
了，可是麵包沒有
了。

掃烟囪工人正
在審判的時候，麻
雀就已經把麵包拖
走了。

「嗨！強盜！
嗨，土匪！」所有
的魚和鳥都忿怒起
來。

於是大家都去
追小偷。因為麵包
，大家正好在河上趕上了牠，



真正的格鬪發生了，大家你爭我奪，只見麵包屑往河裏落下去，後來麵包片也掉進河裏去了。那些魚便馬上抓住了它。魚和鳥開始了激烈的戰鬪。整塊麵包片給撕成了小塊，大家都把它們吞掉了。麵包片全給吃光了。麵包片被吃完以後，大家才清醒過來，變得有些害羞了。本來是要追趕麻雀小偷的，可是一路上却把搶來的麵包片吃掉了。

至於快樂的掃烟囪工人雅沙呢，他坐在河岸上望着，就笑起來了。這一切真太可笑啦……大家都離開他跑掉了，只有一隻山鵲留着。

「你爲什麼不跟大家一道飛呢？」掃烟囪工人問。

「我倒也想飛去的，叔叔，可是我個兒太小，正好要被大鳥兒啄的……」

「嗯，這好得多，小山鵲。我和你兩個留在這裏沒有午飯吃。那就是說，我們工作還做得太少……」

阿廖娜來到河岸邊，問起快樂的掃烟囪工人雅沙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連她也笑了。

「哎呀，這些魚和鳥，都這麼愚蠢！要是我，我就會把一切東西，蛆蟲也好，麵包片也好，都分配給牠們，那牠們就沒有一個會吵架了。不久以前，我分過四隻蘋果……！爸爸帶來了四隻蘋果，說：『給我和里莎每人一半。』我把它分成三份：一隻蘋果給爸爸，另一隻給里莎。還有兩隻我自己拿了。」